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第一百三十六卷目錄

人事異部彙考

漢書五行志

宋會通百性斷經

管輅雜說

春秋四傳

人事異部總論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人事異部彙考

姓知此則木得其性矣若遇田獵馳騁不反宮室欲

食沉酒不顧法度者則火得其性矣若遇農時作爲桑梓以

爲民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

及木爲輪矢是爲木不曲也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故太子以室爲者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物火性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而明

而治者又知人則能賢人故聖賢共濟而命之

朝廷四依而放諸太子曰火浸潤之謂腐受之謂不

行焉可謂明矣賢臣分別官人有序降而賢章敬重

功歸殊別則此則火得其性矣若遇信道不篤

或燔虛僞謀大目邪惡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

及流矣蓋起矣宗廟殿宇皆聖明而衆弗能救也是

爲火不炎上

傳曰好教及輕百拜飾城郭使遠境則金不從革說

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故教之始也故立秋而爲金擊

秋分而爲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麾杖鉞管士

衆抗威武所以征討逆上暴亂也詩云有虞多銀鉞

火烈烈又曰歲戢干戈歲載百矢動靜應宜說以犯

難民忘其死則此則金得其性矣若遇貪欲者雖務

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爲金鐵金鐵

冰凍消堅不成者棄及母慈慈是爲金不從革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淫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

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官

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官廟大小

高卑有制后夫人嬪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

幼有序孔子曰禮興其養也尊卑貴賤有等宮室文王

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

性矣若乃倉屋淫醜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旱

木百穀不熟是爲稼穡不咸

傳曰商宗廟不修祠祭宗祀連天時則水不潤下說

曰水北方絳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運命經而形骸精

神放縱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此以終考

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禘祫新祫祫祫山川懷柔

百神亡不宗事懷柔其靈故其靈神散矣若復

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特號施令

亦奉天時十二月成得其氣則陰陽調而時始成如

此則水得其性矣若遇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

其性蕩水暴出自川溢溢則已溺人民及逢雨傷

稼穡是爲水不潤下

經曰蓋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

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

肅從作文明作慈慈作謀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作聖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第一百三十六卷目錄

人事異部彙考

漢書五行志

宋金海百性斷經

管輅雜說

春秋四傳

人事異部總論

春秋四傳

人事異部彙考

漢書五行志

宋金海百性斷經

管輅雜說

春秋四傳

人事異部總論

春秋四傳

人事異部彙考

漢書五行志

宋金海百性斷經

管輅雜說

春秋四傳

人事異部總論

春秋四傳

人事異部彙考

漢書五行志

宋金海百性斷經

管輅雜說

春秋四傳

人事異部總論

春秋四傳

人事異部彙考

漢書五行志

姓知此則木得其性矣若遇出穉時則不反宮室欲

食沉而不繼法度重歸役以養民時作爲森許以

爲民則財木失其性矣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

及木爲鑿性足爲木不曲也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故太子以爲者則失矣上

說曰火兩方物火輝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而明

而治者火輝明則能照人故聖賢共濟而命之

朝達四依而放諸土則官人有序降而新章敬重

行焉則明矣賢臣分則官人有序降而新章敬重

功歸殊別則此則火得其性矣若遇信道不駕

或燔虛僞謂大目邪惡正則失其性矣自上而降

及流矣矣起矣宗廟庭宮殿廟與師衆弗能救也是

爲火不喪上

傳曰好教及輕百難皆城郭侵境則金不從革說

曰金四方萬物既成故教之始也故立秋而爲金

秋分而爲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麾杖鉞管士

衆抗威武所以征討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虞舜劍如

火烈烈又曰歲歲于戈歲歲于矢動靜應宜說以犯

難民忘其死則此則金得其性矣若遇貪欲者雖務

立威盛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爲金鐵金鐵

冰凍潤堅不成者棄及母慈慈是爲金不從革

傳曰治宮室飾畫櫺內淫犯親戚侮父兄則嫁禍

不成說曰十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官

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官廟大小

高卑有制后夫人嬖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

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簡文王

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

性矣若乃倉澤醜視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旱

木百穀不熟是爲稼穡不咸

傳曰商宗廟不祚祠祭廢祀通天時則水不潤下說

曰水北方絳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運命終而形骸痛

神放散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以此於孝

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神祇祈祇求山川懷柔

百神亡不宗事懷柔其最敬鬼神故孝者復

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特號施令

亦奉天時十二月成得其氣則陰陽調而時始成如

此則水得其性矣若遇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

其性蕩水暴出百川溢溢聖人已溺人民及逢雨傷

稼穡是爲水不潤下

經曰蓋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

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聰聽曰聰思曰睿作

肅從作文明作慈慈作謀謀作審審作休休曰審時而若

艾時陽若慈時若謀時若審時若休時若若德風若

恆南若德恆南若若德恆南若若德恆南若若德恆南

傳曰貌之不恭是不肅敬故莊嚴前恆南恆南

時則有威狀時則有威狀時則有威狀時則有威狀

生土之病時則有青苗青苗唯金水貌之不恭是

謂不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恭說不恭

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大在往其故其往也上

視下禁則陰氣勝故其雨也水爲水較水食不

足則穀難進作故其燥也曰曰民多疾病則形貌

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悖變易則爲醜惡怪之

服故有黑妖水動動故有龜身於易爲醜惡怪之

距文武之度不爲威儀民氣故有黑妖一日水處

人事異部彙考

漢書五行志

宋金海百性斷經

管輅雜說

春秋四傳

人事異部總論

春秋四傳

人事異部彙考

漢書五行志

宋金海百性斷經

難多死及爲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強臣者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病木色再故有青苔青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則金冷之衝氣相通也於易置在東方爲春爲木也位在西方爲秋爲金也雖在南方爲夏爲火也又在北方爲冬爲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契故相傷則致陰常雨下陽則致春陽常旱也至丁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得故視傷常災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過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端曰攸好德劉歆說傳曰有陽蟲之孽羊既見何說以爲於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陽蟲於易兌爲羊木爲金所納故致羊龍與常雨同應此說可足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唯此一舉耳故與扶病解告同觀不得獨異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又厥替僭賊位獨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猷時則有口舌之疇時則有白告曰詳惟木冷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又又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宅出其言不義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通者乎詩云如聞如蟬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成澤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常陽也早傷百數則有寇難上下俱受故其極憂也君如蟬而暴虐臣民則而指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言謂小蟲有甲蜚蜚之類屬氣所出也於春秋爲蟲今謂之螭皆其類也於易爲蠱口大以吹者不可信言氣及故有大猷一曰羊歲大疫在廷及爲怪亦是也及

則多病口瘡疾者故有口舌刺金也白故有白告口祥凡言傷者刺金氣金氣病則木冷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端曰書劉歆說言傳曰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爲天文西方參爲虎其爲毛蟲傳曰履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德僭賊位獨厥極疾時則有羊既時則有陽蟲之孽時則有羊既時則有口瘡時則有赤舌赤祥惟木冷火觀之不明是謂不愆愆愆也時云觀德不明以爲隱以顯不明則德以有長同類以牙者受責其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長故其祥也蓋夏日暑甚以華物故德故其罰常與也與則冬溫甚是不和傷病人人故疾疫也諺不有則霜不殺草則臣下則發不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說則以履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皆祥故聖人以時故有草妖思心不勝於身則而世世爲離離爲火爲目上角下翼剛而色柔大目而不精明兩氣度故有羊既一曰暑濕多疫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日者故有日病火者赤有赤舌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病則木冷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端曰書劉歆說傳曰有羽蟲之孽離離說以爲於天文南方味爲鳥是故爲羽蟲離離從羽故爲離離難於易自非說非是惡微之實也鳥者也以爲春秋以冰也小異不書無冰者書其大者則也爲春秋以冰也不行茲謂厥後書其生四至而溫臣生惡寒惡溫亂與

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其具是則將殺人冬則物華實豐過不誅茲謂不誅其得當當而與六也傳曰履之不愆是謂不愆厥德僭賊位獨厥極疾時則有技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羊既時則有耳病時則有赤舌黑祥惟火冷木聽之不聰是謂不愆言上偏聽不聽下情離離以殺物政說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有故其極憂也若狂而陷下臣戰栗而避耳則寒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技妖寒氣動故有魚孽耳則爲魚孽爲難離離非陰也魚水而此極寒之孽也於易坎爲豕豕大耳而不聰離離豕豕故有耳病水色黑故有魚孽黑祥凡離離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冷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端曰書劉歆說言傳曰有介蟲之孽也應之末世付託後位功勳委政太后太后淫於臣不尊及舉將封爵爲長信侯以太原郡爲國宛宛自恣政事斷焉故天冬雷以見陽不當閉以涉危者行與迫近之變也如皇既後母惟孫作不順之新百數百歲大臣二十人皆卑卑以術近其宗族千餘家於房陵是歲四月暴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間經如此寒與飢饉此其效也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雷雨雪而大雪大雨雷雷故其祥皆寒之類也劉歆以爲當大雨霜不雷風易傳曰有德薄陰陽命厥異災殊過深矣而聖書二曰亦爲雷電正不詳

姓謂葬敗妻七十二日殺其食道人始去茲謂傳其
藥物無當而足涌水出載不量散茲謂時命其寒難
傳物不食而難不予厥咎歟

傳曰思心之不勝是謂不聖妖告善風謂恆風厥極
因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
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故告黃神時則有金木水
火孔子思心之不勝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
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待之哉言上不寬大
包容臣下則不能寬聖位親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
皆失則區焉無識故其咎奪也而早寒與亦以風爲
本四氣皆亂故其謂常風也常風傷物故其極因短
折也傷人曰因食飲曰短中水曰折一日因天也見
表弟曰短文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裏心者脂
也心脂露則神散故有脂夜之妖一日有脂物而後
爲妖若脂水夜汗人衣淫之象也一日夜妖者雲風
並起而合其故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蟲蟲有
穢蟲之害割向以爲於易易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
月繼陽而治土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
有華孽一日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日華者包也土
爲內事女孽故也易地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
思慮思心氣盛故有牛獸一日牛多死及爲怪亦是
及人則多病心輕者故有心腹之病十已萬致有
苦告黃神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火水
治之故曰時則有金木火水治土不言性而獨曰時
則有者非一術象所診明其異人也其極口因短折
順之其臨曰考終命劉思心傳曰時則有風蟲之
孽謂蟲之屬也京房傳曰潛龍勿用衆逆同志

古今圖書集成

曆象篇 風俗篇 第一百三十六卷 人事部

第(四十七)冊 之 二 集

至臨過極風異其風也行不靜無不長而不而傷
政忤德茲謂亂風先是而不而大風暴起舒屋折
木了我不不謂者厥風也至但起但五穀盡臣易
上政茲謂不順風大森森屋賦不聖茲謂禍風
風絕經止即溫溫即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
而極不搖殺不成皆不忠道利茲謂淫風淫風不搖
水旱無災水旱不害於利茲謂亂風亂風而淫生蟲
蛇害五穀乘止作淫淫淫淫淫淫淫淫淫淫淫淫
傳曰至之不極是謂不遠茲謂耗耗耗耗耗耗耗
時則有短折時則有短折之時時則有馬駒時則有
下人伏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早之不
按是謂不遠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說言說說思
心小事皆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距忤故
其咎耗也土者自下承天理物豈起於山而強於天
天氣亂故其言陰險也一日土失中則下運盛而蔽
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震以役高而民賢人在
下位而六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臣一人之助
故其弊也感陽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
上微則下奮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
之象以易身也既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
爲馬馬任而面強力君若欲放有馬馴一日馬多死
及爲怪亦是也亂其故者下之所敬天之所去不有
明王之誅則有暴其之故者下人伏上之病凡君
溺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治天而日月星辰行
逆者有者君下不敬天矣余教曰王師敗績于賢
我不可敗之者以自欺爲文者尊之意也劉欽曾極

傳曰有下體生上之病說以萬下人伏上天誅已成
不得復爲稱云皇躬之常臨劉何以爲春秋其應
一日曰陰不陰是也劉欲以萬自爲常陰陰房易得
曰有蛇紫薄上下合也象如慶雲蛇曰雲其占
曰后妃有專說再重亦主衛事不章顯其古
四背又白蛇變出日中妻以貴高六茲謂龍蛇
方日光不屬陽而溫內收茲謂貪食如禽在日旁以
昏降蛇茲謂薄嗣規而臺六辰逆夜夜見而赤
女不離始茲謂夫規白在日側黑蛇果之氣正重
妻不順正茲謂龍蛇中規而外專夫凌不嚴茲
謂燥蛇與日會婦人擅國茲謂龍蛇白貫日中亦蛇
四背通不谷茲謂不夫規而在左蛇文在右取於不
專茲謂龍蛇嗣規白而未及君淫外茲謂亡蛇氣左日
交於外取不達茲謂不知蛇白春明而大風滿而雨
特卑不烈茲謂龍蛇二三三三辰除除日出且
兩臣私祿及親茲謂兩臣私祿其象大風白已
起日不見行善不兩於上茲謂作編家一日五起五
解府不下謀臣辟異茲謂不見上蒙亡風風三變
而俱解立嗣子疑茲謂動欲舉亦日不明從不序茲
謂不聰蒙日不明進而民病生不試言茲謂主
蘇臣大蒙起而白君棄逐人茲謂放策曰百無幸矣
日左右前後行過日公不任職茲謂風暴三日又
大風五日公不解刑邪以食茲謂閣上象大起日不見
如山行微日公解不罪而有不喜故曰麻生於下茲
謂君若微而小風已乃大風下相據茲謂益明
蒙雷而下陳功於上茲謂不知家室而亦風雨條

解復蒙下專制茲謂分威蒙而日不得明大臣廉小
 臣茲謂蒙蒙微日不明者解不解大風發亦生起而
 蔽日衆不悉意茲謂蒙蒙封用事三日而起日不
 見端云云茲謂下用蒙微日無光有雨雲雨不
 降蒙忠於茲謂臣蒙天充滿而蒙蒙微而日不明
 有遠民茲謂不明蒙蒙者日光公不任職茲謂不精
 蒙白三辰止則日青黃而蒙蒙心用忠臣進者君不
 試茲謂蒙蒙先小兩雨已蒙起微而日不明感蒙在
 位茲謂蒙蒙蒙微而日不明一遇一風風揚塵知依
 辱之茲謂蒙蒙長而溫君臣故蒙茲謂蒙蒙風雨
 蒙風拔木亂五殺已而大霧蔽正蔽意茲謂主尊又
 厥異壽此皆陰雲之類云

五行志

親傳曰失威儀之制意慢嬌恣謂之狂則不肅矣下
 不敬則上無威天下既不敬又肆其驕恣肆之則不
 從夫不敬其君不從其政則臣氣應故曰氣則常南
 親傳又曰上失節而狂下怠慢而不敬上下失道輕
 法侵制不顧君上因以存機殺氣殺故有難禍一日
 水歲難多死及為怪亦是也上下不相信大臣盡先
 民為完意故曰厥威惡一日民多威則形形貌威惡
 風俗狂慢說簡易度則為輕制苛任之服故曰時則
 有風妖

故謂常風心為五事主繪土為五行主一日陰陽相
 薄偏氣勝多為風其也常風陰氣多者陰而不雨
 其也常陰一日風皆起而雲晦以應常陰同象也
 言傳曰言易之運西方曰兌為口人君通差無度刑
 法不一徵其重或有師族光陽之節若動衆勞民
 是言不從人君既失衆政令不能孤獨持治下畏君
 之重刑陽氣勝則早衆至故曰厥則常勝也
 言傳曰下既悲若君上之行又提羣刑而不敢正言
 則必先發于歌者歌諸口事也口氣逆則聲言或有
 怪言焉
 言傳曰口氣他則民多口舌故有口舌之病金者曰
 故有白舌若有白舌惡祥
 德傳曰不聰之象見則妖生于耳以類相類故曰有
 妖妖也一日聲屬妖妖
 傳曰星之不善是謂不聰其發在諸亂失德故厥聲
 驚思心之不善亦驚天者正萬物之始主者正萬物之
 始失中則害天氣類相動也天者轉于下而運于上
 雲者起于山而彌于天天氣動則其象應故厥則常
 蔽王者失中臣下強盛而蔽君則則雲陰亦衆多而
 蔽天光也
 宋命諸百祥斷經

望曉占

子時主酒食 丑時主女恩 寅時主女相和 卯
 時主財喜 辰時主酒食 巳時主人來財 午時
 主有客來 未時主酒食 申時主驚不利 酉時
 主人來求 戌時主和合 亥時主吉利
 眠曉占

子時左主貴 右主酒食 丑時左主妻 右主人
 恩 寅時左主人 右主吉 卯時左主貴人
 右主平安 辰時左主客來 右主吉 巳時左主
 酒食 右主凶 午時左主酒食 右主凶 未時
 左主吉 右主吉 申時左主財 右主凶 戌時
 左主吉 右主客至 戌時左主德喜 右主
 酒食 亥時左主貴人 右主有事
 心驚占
 子時有女人恩 丑時惡事不利 寅時有客來
 卯時有酒食 辰時有喜事 巳時有大傷 午時
 主有酒食 未時有女人恩 申時主喜事 酉時
 主有財 戌時有官客至 亥時主惡服惡祥大凶
 耳鳴占
 子時左主女恩 右主主財 丑時左主德喜 右
 主口舌 寅時左主主物 右主心惡 卯時左主
 坎詞 右主客至 辰時左主得意 右主行人至
 巳時左主凶 右主大吉 午時左主信 右主
 親人至 未時左主德役 右主通人來 申時左
 主有人 右主吉 酉時左主失財 右主吉 戌
 時左主通行 右主康 亥時左主吉 右主凶
 耳熱占
 子時主有德是承讓事 丑時主有喜事大吉 寅
 時主有酒食 卯時主有通人來 辰時主有喜
 事大吉 巳時主失財物不利 午時主有喜事來
 未時主有奇復 申時主有客來酒食 酉時主
 女子主婚事 戌時主有爭訟口舌 亥時主有詞
 訟口舌

管輅雜要

人物部占

天地之道人爲貴也人者修仁則貴爲德爲福不仁則爲禍爲殃故傳曰妖由人興人無禮焉凡人有政變不台時常則天地示吉凶之應也

人好聚會飲食將饌米貴

人君及人無故衣冠變易時法國有喪服之憂

人君及人無故好敗舉走馬敗德五年內有兵革典

人君好此言不出一年易位

人君無故自爲國門不出一年成獄重寶國以凶

人君失履物無故夜以近臣爲賊

人君無故自與其它是謂爭能不出三年必有荒田

外境不通五年內典兵相攻

人君好嗟異歌河國將亡

人君無故變異師五年內有兵荒

人君無故自修其社稷前古後有特不出八年有失

政

衆人無故易其號上易政

衆人好反言去存說凶

衆人好此言善惡如其言

人好奸佞樂是謂改天下謂其上下不出一年有諠

相

人民無故驚奔者春一年夏二年秋三年冬四年爲

失敗兵弛之象

衆人言外國有異色人此欲伐他國

人厭五穀必有饑饉不出三年兵亂

人民好新錢米必貴五穀皆澤此占

人尚胡食番米侵境必有改易兵作

人尚反語逆臣伐主

婦人梳髮半髮如香國破大亂人民流逆

婦人施脂面有空容眉不整口國欲亂人叛亡

婦人梳掠逆極數國不臣各持干戈

小兒樂土車輦載者四夷侵國

小兒聚土爲城兵起

小兒街巷中自土自築營不出一年有兵守城一

日是謂變賊下守不出一年有兵攻城

小兒爲車馬戰者不出一年兵革興

小兒爲基築車馬戰者不出一年有流血大戰一曰

兵興不出一年

神光占

人身之神在心之神在目故目中有神光神光去即災厄至故掌訣暗以手指按兩眼角端之其

光赤黃者白防兵害黑者憂凡有疾病神光不存七

日死

出行惡念心動目眩急察神光害防奸人里防盜宜

備之

將兵至營必察神光不在必有厄

飲食起居凡有心動須察神光不在惡防兩害若舌

動料察神光不在妄語其賊心動擊賊交友爲賊急

察神光左目光者則左去右目光者則從右去二

目俱有人不能害

渡江河必先察神光不存勿渡去目眩爲他人事右

目眩爲自己事

鼻酸耳鳴患害將主有神光者無傷無則不免

耳忽聞聲喚或忽聞如雷鳴鼻忽聞臭腥者是惡候

宜察神光諸光所在之方去之

天鼓目聯占

凡疾病天鼓不鳴凶

將軍眼聯動耳鳴及無故目驚不自覺而吐唾爲

下人有謀

將軍腹中語謂自覺驚記謀必成

人事異端總論

書經

夏曆五子之歌

其一曰訓有之內作也荒外作禽荒荒甘酒嗜音嗟于

靡靡有一于此求或不亡

商書伊訓

曰敢有侮于宮闈欺于室將謂惡風敢有媚于貨

召恒于遊暇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違忠道違德

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

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春秋四傳

桓公六年

春秋秋八月蔡人殺陳佗

也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爲爲雨之陳佗絕

也爲爲絕之陳也其賊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乎蔡

蔡人殺之

殺梁陳陳佗者陳君也其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

夫稱之也其也夫行奈何陳後惡淫淫于蔡與蔡

之事行或不立也。今天子立儲後，建其下事上教誨之不善，以爲順而不顧民怨者，天下少事上教誨者也。若從之而循後倣之，王命將有所害，若不從也，則是自隸于上也。是事也不亦未大失乎矣。天子知其國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翊三十年。宣王伐晉師亡公諸侯叛莫不降左傳僖三十一年衛北宮孫伋父無干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弗恭莊姜惡之石碏逐之曰聞變于政是以義方弗弔則殲者夷吾所目邪也四君之亂遂緣此焉。公子州吁力定之矣哉猶未也罷之爲禍大酷而不驕悍不能降而不虔能而能於奢肆夫且大踐防備少陵長遠間親新舊惟小敵大深被禍所謂六逆也是義臣行君子者見愛勞勩大功而顯位不可致所以連禍也又君子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不可乎死甚其子厚與州吁遊棄之不恒公子乃四年春齊高州吁弑桓公而立公開于衆什以亂齊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兵而兵不聞以亂而以亂者禍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安忍志欲害我報讎雖以清矣夫兵猶火也取將自焚矣州吁試其君而虐退其氏誰有不忿令德譴之宜威必不悅矣州吁以能和其氏居間以待于亂公子曰王獨何以何可以得觀曰陳桓公方出臨于陳許官時若朝陳使歸必可得也虢處陳也如陳王使告叔牙曰衛國禍小老大天無能爲也此言一語實試叔牙敢取置之陳入就之而謂諸公南九月當人使召叔牙擊敗殺州吁于濮石碏佐平公執平道殺石厚于陳君

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七年陳及鄒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鄒蒞盟子申及鄒伯盟歆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鄒良佐如陳蒞盟辛巳及陳後盟亦知陳之將亂也桓五年陳侯甯卒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六年蔡人殺陳佗

八年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謹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桓十七年高渠弑貽昭公而立公子亯

桓九年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十年春曹桓公卒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

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

辭焉入也夫人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

君撫小民以信誨諸可以德而威莫赦以刑也莫赦

狂於蒲騶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

以合應見其故而告諸天之云不設易也不悉矣

以今復見其墓而告謂天之不伯也。不然夫豈不

于師曰陳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

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鑒于荒谷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

男有室無相漬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齋侯于

溱遂及文姜如齊齊侯翬焉公誦之以告夏四月丙

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

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莊公

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

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

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關於伯公衣服禮秩如

逆襲公將之二人囚之以作亂連群有從妹在公宮

于姑尊遂田于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

怒曰彭生敗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殽于車焉

喪權反誅。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千

門却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視而示之背信之費讀

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

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

弑之而立無知

莊公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

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

盈而蕩大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

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

遂行卒於櫛木之下

十九年魯王妣薨于趙王生于趙有歸趙國爲之師及惠王卽立以趙國之福以爲制慶伯之宮丘

之降乃悉王國位耶蓋國之國以爲國通伯之言退

之秩故爲國邊伯石速齊父子禽祝瓊作亂因蘇氏

秋五大夫奉子纘以伐王不克出奔溫鮒子奉子纘

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二十年春鄭伯和

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

第○四七冊 之○四葉

100

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
頤字五大夫樂及獨樂伯聞之見其叔曰寡人聞
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頤欲舞不俸樂禍也
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好王之位
禍孰大焉臨禍必憂憂必及之蓋納王乎頤公曰寡
人之願也二十一年春晉命于荀夏同伐王城鄭伯
將王自閭門入就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頤及五大夫
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更之武公之略自虎牢
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大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國語惠王三年邊伯右邀蕩國出王而立王子頤王
處于鄭三年子頤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樂及獨樂
鄭厲公見就叔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
况敢樂禍乎今吾聞子頤欲舞不思憂夫出王而代
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必憂憂必及之蓋納
王乎就叔許諾鄭伯將王自閭門入就叔自北門入
殺王子頤及三大夫乃入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
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
惠和其他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樂
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後而布福
焉而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縱橫暴虐其
政難臧難香不登其廟無咎百姓咸明神弗諱而
民有違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恃故神亦往焉觀其政
也臨降於崇山其邑也同敬信於陰陽詢之與也禱
板女於崇山其邑也夫羊在牧以之與也驚焉鳴於
岐山其邑也杜伯射王於鄆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

日今是祠也對曰昔昭王宴於房曰房實有爽
德備於丹朱丹朱為之以儀之生穆王為實德昭周
之千孫而廟祠之天神靈亦遠逝焉若由是觀則
其升來乎王曰其禮也對曰在觀王曰然則何
為對曰居間之通而得神是謂建廟而得神是謂
食餼今使少無其子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
宰以祝史帥其樂犧牲粢盛王南往獻焉無有祈
也王曰就其後何若對曰昔先王民以五今其內見神
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大宰
忌父帥師氏及祝史率犧牲粢盛王南往獻焉內史過從
至祝史公亦使祝史詣士焉內史過歸告王曰禮必
凶矣不釋於公而使祝史詣士焉內史過歸告王曰禮必
用焉民必逐之禮意以尊祀也禮意保庶民親也今就
公動履百姓以逐其逐禮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
乎十九年春書止於魯夏門之外一日臧文仲使國人
祭之展禽曰越諫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
而節政之所成也故諫諫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
典非政之宜也夫祭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
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
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則山氏
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杜欽桓百首故夏之與也周
棄穰之故祀以為社其臣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
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其帝能成百物以明民
共財順動能饗帝帝能序三辰以固民能範羣均
刑法以保民勞勳民事而野爰飭稼澤水而殖稻禹
能以嘉修歸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耕契勤其官而不

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殷勤白飯而山死文士以
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
堯而宗舜夏氏禘黃帝而祖顓頊而宗禹商
人禘黃帝而祖堯而宗湯周人禘黃帝而祖稷而
王而宗武王禘黃帝而祖顓頊而宗禹而宗湯而
禹者也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而宗禹而宗湯而
高祖太王能帥服者也周人報黃凡禘黃帝宗報此
五者國之與祀也加之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
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之
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之五行所以建運也及之
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
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
者禘功而知者慮物無功而祀之仁仁也知知而不
問非知也今茲海鳥有災乎大風大雩文仲問柳下惠子
避其災也是成也海多大風大雩文仲問柳下惠子
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僕將以為三
笑

左傳僖公七年秋盟於範母謀鄭故也昔仲言於齊
侯曰臣聞之招撫以禮懷遠以德德懷不易無人
不懷齊侯修睦於諸侯諸侯皆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
命會於齊齊侯曰漢氏孔氏入氏三族實遠
君命者君去之以為成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
利齊侯侯得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順諸侯而以
奸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今君時之
謂信違此二者奸矣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
今苟有鄭使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殺之可以能加之
以謂難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服之不暇豈敢不

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
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還
守固不偷節度不濫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今不偷而
動不濫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
守體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
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又人必
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違也及惠后之親王出在
鄭晉侯納少寡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
侯朝於衝遷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左傳文公五年晉驕處父聘於衛反過衛南慕從之
及盟而還其妻問之驕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前
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淑乎天為剛從猶不干時况
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
定身金縢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六年春晉蒐於囿舍一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
之驕處父至自盟改蒐於蔞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
也故當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從國之利也是以
上之君子於是乎始為國政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
而知其無援於趙也九月賈季使緡鞠居殺驕處父
九年冬楚子越椒來聘執轡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
若敝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
郭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羣乎已則無禮
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道也
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
畏於天君子之不處幼雖畏於天也在周頌曰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重取國奉嚴

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七年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後曰臣聞齊人將食魯
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信威文仲有言曰
民主偷必死
十八年春齊侯滅陽期而有疾醫曰不致將死公
聞之下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上楚丘占之曰齊侯
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鄰職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
乃掘而別之而使駭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歸來夏
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職以仆執職殺職職
曰人奪女妾而不忍一挾女庸何傷職曰與其父
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斷舍齊而
行齊人立公子元
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爭為卿伯廖
告人曰無極而貪其在周易豈之辭過之矣問一
歲鄰人殺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庶徵典
第一百三十七卷目錄
人事典部紀事一

庶徵典第一百二十七卷

人事典部紀事一

國語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魯幣于人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餼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修歸王問魯大夫執賢判曰季孟其長處禮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覺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庸宜惠君也敬俗尊倫臣也宜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宜所以教施也惡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厥功教施而宜則偏惡以和民則豈若本固而功成施偏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格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格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富于死以儉足用則適于愛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于死而適于愛則可以上下無怨矣其何任不堪上在事而敏于能舉其任所以為合閭長世也今天下二者倘能足用矣用足則厥可以此二子皆優後則不恤區區而不恤愛必及之若是則必厥其身且夫人臣而後國



家弗推區之適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季孫之位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季孫之位不可以事三君若皆世世皆若若登年以敵其壽必必六十年魯宣公卒赴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魯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沒二年

左傳宣公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乾見晏桓子與之言齊樂桓子告魯宣子曰子家其亡乎僕使齊魯必必食言必誠人謀人入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宣公十四年

十五年齊侯使趙國欽欽停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天咎天奪之魄矣宣公十四年宣公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曰張公室與公謀而廢子曾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聽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諾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遷及定增惟復命于介既復命而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葬之也

成公元年春晉侯使欽欽平戎于王車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儀成將遂伐之叔服曰昔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齊成三年齊未敗始于徐五氏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殺季文子曰晉侯必不殺將曰報之敬之天祐賜臨公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不可不敬乎宣公十四年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王于東轅之東士

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通不安其位宜不能久九年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賊於是也鄭諸公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聞之威儀言於衛侯曰
令尹似若無他志難免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謂令尹其將不免公曰
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
儀民無謂焉民所不知則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吾
故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
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之則而愛之故能
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見其畏而愛
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願是以下皆如是是以
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違也言君臣
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
攸攸翼翼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敬謹以威儀也周
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
愛之也詩云不離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樂之也紂
因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因紂於是手權而歸之可
謂愛之文王伐桀自駕而歸武王繼帝神服可謂畏
之文王之功天下稱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自
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仕位可畏施
令可象聲氣可象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
之有威儀也昭公元年十一月公子圍入問上疾
而秋之靈王即位十三年五月癸亥王殺於平野申
亥氏

州黎曰子姑曼子皆之欲背讓也子羽曰當雙猶在
假而不反子其無辜乎齊國子曰吾代一子燕矣陳
公子招曰不要何成子樂夫衛齊子曰苟或知之
雖棄何害未合左師曰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
晉樂王黷曰小人之幸甚矣吾知共之退會子羽謂
子皮曰殺孫絞而純左師謂而樂王黷子而敬
子與子來時之皆保世之志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
乎國子代人愛子招棄樂王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
憂與可憂而樂與樂而弗憂皆取免之道也憂必及
之大憂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其憂憂能無
至乎吾以知何其是之謂矣八年陳招殺太子圍
弱君惡當皆各無患
天王使鄭定公勞趙孟於乾谿館於維汭劉子曰美哉
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并見鄭妻以
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蓋亦遠谿禹功而大庇民
乎對曰老夫非良是懼焉能遠吾傳倫食朝不謀
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彥所謂老將知而憂
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傳於
缺人朝不謀夕棄卿人矣神惡民叛何以能久趙孟
不復年矣神惡不飲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
又何以年
秦后子有寵於桓桓如二君於其母曰弗去懼過秦
卿也趙孟共車于來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莊
伯也后子享晉侯送於河內令車自晉及莊歸
取卿將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
已乎對曰此之謂矣矣若能此吾何以得見女奴
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

有令聞令聞天下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知其
易歸對曰雖獲選於秦君若在此此將得歸若趙孟
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子對曰何爲一世
無道趙孟曰夫也國於天下有與立焉不數世弗能
終也趙孟曰天子對曰有焉趙孟曰其無何對曰鍼
聞之聞無運而年穀初熟大穀之也鮮不五倍趙孟
視穀曰朝夕不相及能得五子出而告人曰趙
孟將死矣王民飲泣而聞曰其與齊何十一月趙孟
適南陽將會于於庚戌卒
令尹早趙孟賦大明之章趙孟賦小宛之章事
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曰爲王矣知叔向曰王病
令尹強其可故雖可不然趙孟曰何故對曰強以克
弱而安之強不義也不義而強其能必速亡詩云
宗周既滅之強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
樞矣諸侯若在若後諸侯其將叛其民將叛也將何
以終夫以強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通以遠德弗可
久已矣
四年夏諸侯如楚楚子示諸侯修楫楫曰夫六王一
公之事官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祭
爲仍之會而修楫之計計爲祭之賓賓會假之則幽
爲大室之盟也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
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
師曰吾不思楚矣次而視諫不遇十年左師曰然不
十年修其德不遠邇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
棄善王十三年
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韓子皮子大叔
勞諸崇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

